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又名性稿  
字大可

陸霽文端較  
汪煜寓昭



墓誌銘二

誥授通奉大夫廣西布政使司布政使顏君

暨誥封二品夫人田氏合葬墓誌銘

君諱敏字乃來別字澹叟曲阜復聖裔也其先初明  
間有以軍功襲錦衣者籍宛平為宛平顏氏君少為  
諸生與其弟諱敷字敷五並名鼎革初開科君出  
試中順治乙酉舉人當是時贈君鳴鴻公娶馮太夫



人生君而卒獨楊太夫人生敷五者尚在堂而家貧時君已娶田夫人日辦菽水事楊太夫人不給君乃謀之弟願以舉人就新安教諭思旬升斗而臺使以君賢薦君會己丑大比君于正月遷閩縣令將領憑乃復慷慨詣吏部堂請會試部以非例沮獨掌堂者奇君言許之時君弟已先一年中順治戊子舉人與其兄同試春官而君以是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進郎中舊評曰敘數十年事如一時事且急點田夫人一旬作眼目而在堂履系兄弟謀養及筮仕請試諸事皆一氣折出以海寇闖入內江江介士大夫後孝養處便迎刃而解多為所誤興大獄君典江南司江南臺使奏報下部

屬君定爰書君披牘着曙不寐必求得其可以生者入報每力解即廷堂上官不顧獄藉之成乃以一麾遷池州守池故宋包拯所守州也君至拜拯曰豈有繼公官是邦而敢負公者三年考第一民思君如拯並祀之遂遷湖北按察司副使上荆南道會義王孫可望由西南來歸我兵迎勦者大將軍貝子固山以下皆牧馬荆南而以供億厚責君君為廣儲峙芻菱糈糗一切支放皆有法軍無譁者既而遷本省布政司叅政分守下荆南道大經略內院洪公夙知君至是以君能題君貴州按察使攝布政使事時大軍進



滇者必道黔。值黔飢，斗米錢十千。前此轉餉，每至黔以道險，手牽足挽，幾三十鐘，致一石。因改黔秋糧，令折本色。至是，民不堪，土司奔逃。君請之撫軍，仍改如舊。賦征銀，民便之。不數月，即遷廣西右布政使。隨以轉左，改陝西。君赴陝，至岳，值弟敷五亦由刑部郎為岳州守。楊太夫人正在署，君不見。有年，急欲見楊太夫人，趨而入。楊太夫人出迎之，過之屏門，牽衣啼。遂留岳，與弟共被，伺色笑。浹終，以限嚴，不能別。竟奉楊太夫人西入秦。時兩湖未靖，慮楊太夫人或念弟，每當令節，田夫人必謀之。君假弟家書，從洞庭來道。

無恙，率以為常。

舊評曰：復點田夫人一句作眼目。

康熙二年 王師

征西南大會，各路兵分隘進，勦而大將軍獨取道關隴。士馬之集，興安者日以萬計。至多不給，君立疏險易，別水陸措。夫辦饟，按程而應之，事平。

上嘉悅會

軍恩授通奉大夫，封贈名回京，改補適弟從岳歸，仍共被事。楊太夫人當是時，君通籍才十餘年，而九遷其官，所至享能名。且主人處此，鮮有能却足者。君乃與其主眷位，駸駸上他人。處此，鮮有能却足者。君乃與其弟家居，闔門色養者十三年。康熙庚申，君弟起四川。



敘州守而君以八桂亂大兵方南下議非重臣轄其地不可特

詔君開藩廣西時田夫人以疾卒不顧行舊評曰急完田夫人

句一大將軍賴公統征滇兵從南寧道入藉君籌挽得

底定而大軍告捷舊時定南王藩下官兵家口約數

萬盡造還京凡舳艫長年無正饗可辦君立出帑金

僱募逮起發而後捐輸以補之乃以力瘁并病瘴上

書乞身而代事者以惹苴危君君嘆曰吾通籍以來

家居與游仕相半惟此國與家兩不能已今

主恩究未報太夫人在堂不終事有弟在川而竟不

能與一訣憾可知已遂不起君生于萬曆丁巳正月

八日卒于康熙甲子四月二十六日年六十八田夫

人者世襲錦衣仰吾公女賢而孝善事楊太夫人而

先君逝生于萬曆丙辰十一月二十六日卒于康熙

庚申三月十九日君兄弟三人而伯早世生子二不

祿因以弟敷五子伯虎為之後伯虎官監生候選兵

馬司指揮娶顧氏太常寺博士雲門公女辛丑進士

現任江西貴溪縣知縣啓祥其兄也女二長適丙戌

舉人河南汝寧府知府濟之臧公長子現任江西贛

縣縣丞炎次適荊州總鎮子淵馮公次子山東平度



州知州庭棨子淵故涿鹿相公孫安嚴氏生女一幼君世本聖裔而兄弟赫赫時聖裔在朝有太史天官大夫兄弟取名而君兄弟在外為方州大臣與之埒乙丑嘉平月將合葬君夫人舊阡而孝子伯虎介天官大夫拜予狀而謁予以銘銘曰

覬祿仕嫫親顏乃以王事而厠之戎馬之間雖持節三苗開蕃百蠻公之功在四裔而公之志仍不在一官是以白雲在望不無嗷嗷而有弟和協且隔之蜻蛉之川庶子弟之子而內闈宮寵外奉几筵曰此君與夫人之阡也而予以大其傳

敕授儒林郎山東都運分司運判俞君墓誌

銘

山陰兩俞君工文章謂易菴與余菴也易菴以儀曹郎死于官而余菴入成均殫志舉子業歷癸卯丙午壬子三科屢薦不得會八旗教習員闕余菴乃上書謂舊制充教習員惟恩拔歲副四行而今已俱停請得以官廕准例補四行選獲

旨授鑲黃旗教習創學規嚴鈴而厚誨之遴錄筆帖式駁于他旗大司成陳君少司成宋君咸異之薦為能將以正印官用部議狃成格不許值



朝廷狩幕北沿途上書

上特為慰勞敕所部議敘出常格外當是時天下聞君風采者相望冀一見至有傳簡牘致慕思者酒間各聚語得悉其事以為快予嘗與叢山駱明府游明府君姊子也屬子作一詩寄之暨子官京師而君以都運分司山東聞其初至官有司例金錢為前官所格君直白御史臺曰分司有規例猶州縣有火耗也州縣無火耗無以養廉分司無規例則無以絕貪夫當此月進不給歲薪日減之時而獨有一人焉斷火耗黜規例挈母妻子女賓朋奴客及閣中幕下之效

才者而相率為蟬為蚯蚓能乎夫知其不能而猶斤斤焉惟規例是黜此非不情也許也夫詐則何不可為夫詐則必求之于恒格之外而其為規例不可問矣夫詐則何可以愛國事臺使善其言許復其舊例之半而其言亦稍稍傳都下乃子請急歸而君已先期首故丘將葬矣君之子於子歸也造廬于君狀涕洟請曰歲之首冬謀筮兆于山陰葑溪之鳳凰山乞誌之按狀君世從剡遷累以詩書擅其家大父兩谿公生六子竝饑庠而君父以成均聲于時生子三次即君也君生而警敏七歲就學善誦聞塾師講黃童



事歸而温衾思效之十歲能文下筆越尺幅十二歲以女兒出嫁隨父行揖讓禮旋折中規矩觀者嘆去間因母瘍訪醫不得療發黃素以下書精研之遂洞見幕理幾以醫爲世名又因相地得青烏法祕之既長修髯而偉幹言論慷慨凡事胸縮不能決君數言決之任天下彊莽不卽絀者見卽沮落生平尚氣重然信且諳于時事利害常前無所顧變故猝乘隨事捷給卽親戚交遊有所干請無不令滿願去以故人入稱之初筮仕河東運判河東鹽池綿亘百餘里鹽盜來者以千數莫能撓其鋒君命蒯數輩伏要害盜

至縱之去第邀其寂後者數人執訊之悉得羣盜名于是始籍捕無或遺者然故從末減翻覆慰諭令自新而羣盜之感激者爭爲良民運城地屬安邑而門者縣隸也民間婦姑偶諍諍無暇訴長吏門者立馳報木板到門需求之縛其雞豚而傾其所蓄之餅與器民不曰便君語安邑令使立徙去曰安邑自有城運城自有官何至煩貴役爲旣而議裁河東闕康熙十九年改補山東其所轄六場延袤廣每場舊有隸催贖名坐差而巡綽例按季換牌凡一牌繳費如干以爲常君旣除坐差而復革巡綽之繳費者每獲大



夥私販則依律科斷其以一二十觔易米薪者槩釋之鹽艚自蒲關抵雒關相銜不絕君但于隘地設一人守之立串票註引鹽數目一存查一給艚司使雒關按票驗行而鹽政大治乃以復攝河東事至蒲會蒲臺歲災縣令催科過嚴急民有竄者令收其族屬不分男女老稚悉繫之獄獄滿分繫之門堠民既已飢餓而縲紲之後繼以拊掠死者道相望君捐金代輸而以焔虐責蒲臺令蒲臺令慙謝是年以單恩贈其父如君官母張繼母董皆進贈安人無何以他事歸君嘗念其曾大母苦節未旌已格于例乃

于初任河東時請之裕親王手書節孝貞操二匾額以旌其門至是歸將改祖宅為家廟而建坊以填之且念其母董安人家無嗣曾于其故里立一莊名蕭莊置田如千為董氏祀產而未竟其業因于其歸時重至蕭莊將恢擴田畝作祀產而潯著馳驟遂得疾以逝哀哉君諱鳳章字九儀別字余菴嘗顏其堂曰未能曰吾于斯道有未能也生于天啓乙丑十月六日卒于康熙丙寅四月四日年六十有二由鑲黃旗官學教習歷任河東都運陝西分司山東都運膠萊分司運判加一級



敕授儒林郎配王氏封安人子二長雲溥附學監生  
 娶王氏次雲沛附學生娶章氏繼娶朱氏皆望族朱  
 卽山陰相公會孫女也女四孫五君博極羣書而工  
 于詩所著有餘菴集行于世乃系以銘其詞曰  
 惟自命士入關棄繻况同東方慨然上書宜其判事  
 環煎沮洳開軒衡論折漢大夫乃溯丕績劉之砥硤  
 輕貲重信斯民所無况兼孝友闕與德符嘗痛大母  
 苦節孕孤以故稱髮飽蚊戴烏歸為母祀亡于奔馳  
 惟此葑溪山銜鳳唼孝思不匱乃生兩雛堂雖未能  
 菴則在余伊墳然者先生之廬

沈母胡太君墓誌銘

山陰沈君筮仕得粵西泗城軍民府參軍自言亡怙  
 恃雖遠使萬里與百蠻為長少王命也亦又何怨獨  
 是母有令德故事矢靡踰五十已奉  
 詔得舉行旌門建坊之典而家貧無貲屢乞鄉大夫  
 謀告于

朝而迄無主者今之官海微恐從此違故鄉益遠鄉  
 大夫之謀入告者當益紆滯夫猶之嬪後而上膺  
 綸綍與遠播砥硤一也縱馬鬣捨卒得史氏一言以  
 壽之于石則猶是顯揚之事矣乃于南行日介所親



而謁予以文子何足辭母氏胡父孟昌公席闕閱爲郡名士母夏太君能文母與兄俱從夏太君學以故夏太君寢疾母未筭也輒能侍湯藥衣衽不倪以孝聞年十九歸式菴公式菴公邑名士讀書等其身顧卓犖有大志嘗以食貧有太公在堂年且老已屢試又不售遂與母別裝糧至京師會崇禎末盜賊充斥四方來京者多游仕幕下遵化撫軍聞公才厚幣聘公公應聘而死母隨公三年生子一卽參軍也太公春秋高然且遺子二長者弱冠次襁褓女一尚未字堂上餘一老而堂下之羅坐而環立者皆穉兒弱女

啁啾然母乃斷肉食事織紵以膳太公太公所遺子與巴子皆侍太公學太公赴館請則隨之與俱如是十年暨太公死而太公之子與巴子以嫁以娶皆視之母母悉有以周支之而其所謂小郎細姑妯娌先後之望之者匪一旦也乃參軍旣長亦屢試不售別母赴都凡一年而母死母瀕死時值十月朔晨起沐浴更衣請名親族至告曰子守身二十七年今幸無失墜可以見夫君子于地下矣第吾兒在京誦指曰後二日則正吾生兒日也吾欲以是日告別使兒遇生日嘗憶父及我遂于月三日不疾卒年五十六越十



年參軍將之任急歸葬母而以墓銘告乃銘其詞曰  
 賢哉母德孝于女居與兄同硯具觀詩書工侍寢藥  
 兼滌廁踰以故歸公饋祀洗腆尊章悅懼兒女宛轉  
 仰事俯育慎終追遠獨憐夫子屢泣牛衣遠應客幕  
 長留帝畿春路草發秋林葉飛亦既抱子克嗣徽烈  
 何以數奇雅竝前哲以茲冰蘖閱歲月日今者細賧  
 受符西南君子泣止言冠其簪因念先德將誌墓林  
 蟠螭于碑負屬在石竈幽彌章泉冥不隔千秋萬春  
 爰視茲室

程贈君墓誌銘

嘗讀顏氏家訓每惜士大夫輕去其鄉或忘所自出  
 不啻泉明所稱昭穆既遠夷為路人者然而燕越源  
 流惟賁之肯構之子少為振興夫亦曰自今以後可  
 無遺下治之思况記幽表竈尤繼世所皇皇者乎程  
 氏自重黎之後有程伯休父者以國為氏至東阿程  
 鄉各有世系而以河南二程故多冒河南族為門閥  
 光惟余門下士清源君其先世自山右洪洞遷于清  
 豐譜牒散失不倚附他族惟曰清豐程氏清豐程氏  
 者自遷祖至清源君凡八世其七世則贈君也贈君  
 之父以孝聞生贈君而貧贈君出就外傳受書讀讀



過輒記憶不能忘推解書義以此悟彼謂科名可即  
 致忽慨然告其兄曰父老矣貧不能奉養而吾兄弟  
 皆守儒啖根呵流脫一旦有不及餐可如何獨奈何  
 以難恃之養儉父體也遂請兄自讀身為佑早作夜  
 息出其智計以求當于白圭計然之術如有年家  
 遽起日視洗腆惟恐不遍食人稱曰孝乃贈君則聚  
 其贏與兄共之兄子女七人皆贈君任婚嫁自清源  
 君上祖若父下及其子四世皆合屋居無分別竈井  
 杵臼時推其所有以賑救閭左之不足者今清源君  
 以邑宰起家治清源有聲嘗迎養贈君官舍贈君對

食流涕曰吾不能以祿養父而吾受祿養每飯必捧  
 匕箸上其父如養生者且謂清源君曰昔周磐讀汝  
 墳之卒章涕泣求仕以為父母甚邇不可無祿養故  
 也夫以父母為所必當養而急求仕者孝子之志也  
 顧既仕而即以已之愛父母者使民愛已則又凡父  
 母之情也以故清源君之愛于民有如父母康熙十  
 九年五月二十五日贈君卒于治年六十有六其子  
 清源君既扶柩還清豐乃以葬事馳狀來乞誌銘贈  
 君諱世顯字配周為大名之清豐人娶趙氏先卒子  
 二長道徵次維屏即清源君也孫若干銘曰



自昔孝子多為祿仕。越三古後仕不可恃。是以牽車服估以待何期。嗣業爰篤爾祉。涿鹿曾遷印駒于此。揮茲其中百務。具理則是何故。父母孔邇。乃嗟山隤。亦曰哲萎。梗陽之民如喪考妣。孝思所至。藟石莫擬。惟此微詞。歷千百祀。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齊于稿

朱世昌伯屏較單之倫天常較

墓誌銘

三

誥封金太淑人楊氏墓誌銘

子過秣陵金觀察。署觀察。每言其從弟孝以失怙事。王母如其母往。欲錄賢節為王母旌而未逮也。暨子官京師。觀察弟司馬山學士為子官前游時。時相往來。倍知其從弟國學工文章善事王母。蓋晨昏冬夏無間焉。越明年司馬授節鉞出撫七閩。而觀察以致



仕北還會其從弟承重居王母憂觀察乃為介而持  
 母狀來謁銘按狀母楊姓順天大興籍父鴻臚丞夢  
 叟啖以松生母愛之念金氏世婚相其諸子中有茂  
 才君者以為賢而遽許之為繼妻願茂才君高才通  
 經術遠近造請者不絕于閭且意氣豪上無暇理家  
 人事家人事一切皆責之毋毋司鏞鑰啓藏室無錢  
 貝啓篋無紵帛絲絮及啓櫥窰竝無梁菽膏膳充什  
 器者第所在物圖史堆梁狼籍母大喜以為家清白  
 不事封殖益勉勵勸為學會茂才君女兄夫曹君廉  
 訪崖州以臬事重非茂才君掌幕記不可迎茂才君

往而茂才君死母乃撫前孤一如已出力教之以京  
 師俗奢飲啄煩恐一婦持門戶或不給乃遷之易水  
 杜門絕鷄贖謂可以教子且尙費也既長子豐以翹  
 關授北直馬水路游擊管都司事封昭勇將軍死于  
 官母撫次子復與諸孫皆成學次子為茂才有聲而  
 諸孫鍊與鎡皆以國學授監郡向所稱孝孫能善事  
 王母者即鍊也鍊嘗曰先君司漕時曾飾饗食製衣  
 帔以進王母王母拒之曰我守寡存孤四十餘年食  
 不其口衣不文體凡以傳清白而揚世德也今汝甫  
 自立而即以溫甜易我志耶其儉如此夫母以節為



儉而為子。姓者即能各行孝。以上承母志。可以觀已。母生于萬曆己酉月日。卒于康熙甲子月日。年七十有九。以

單恩誥封淑人子二長豐次復孫五長鏞豐出次鎰次鏞次總復出次鎔豐出女孫一豐出某月日葬于某阡銘曰

西京著姓曰惟金張。乃其世婚。惟潘與楊。淑人緼德。秀于閨房。是以請繼。得亞少姜。截髮勸學。陰教以彰。况當訓子。敢違義方。惟此洗馬。陳情孔皇。雖無式閼。尚觀養堂。豈謂螭首。作幽竈光。慈亦無竭。孝何渠央。

圖史千軸誰為鋪揚。煌煌夜臺當識是章。

敕贈內閣中書舍人高君暨敕封孺人丁太君合葬墓誌銘

中書舍人為宰相判官入掌制誥與東館相表裏。予從編纂暇遇舍人高君與語。君每嘆祿養之艱。僱賃馬僕。僦居三市。傍解水百錢。致太孺人就養。穀薄不給。將仍歸故闕。與兄弟家食者。居所稱養堂。安在焉。予嘗悲其言。且為歌河上之歌。以為詞翰不可近。居官亦然。既而高君以艱歸。其明年予門人蔡生君分校京闈。所得士也。持君札及狀告。以某月日卜葬其



贈君暨太孺人于其鄉之新堡村而勾子誌石子聞君兄弟五人皆能以文章才技見稱于時其長君善文膺壬子鄉薦詞義風起蔚然爲晉陽通儒次卽君也君以丙辰中禮部試選授綸閣其在官精于書命有文帥之目諸季力學居學省見名而其一復出其餘技從甲子翹關升于司馬君之兄弟其各能自立如此顧六一皆贈君教之贈君嘗以身董訓不足延邑中之堪爲師者經營槃榻辦胸臆惟謹甚有粥太孺人珥飾以典簪者而太孺人亦兢兢其教諸子一如贈君之教之贈君嘗臥牛衣中踟躕不起及見諸

子輒忻然顧太孺人太孺人來前輒相慰每曰教子一經而已簠金何與焉其在今君方營葬事負土築宮而其所貽札痛悼咨嗟仍以家計庫薄無財不悅爲憾且曰里居之艱艱于長安則甚矣贈君與太孺人之教之善也贈君諱登第字步雲祖千始占籍于山西太原府清源縣南鄉之新堡村父春生二子次卽贈君君由太原府學生以單恩敕贈徵仕郎內閣中書舍人而太孺人氏丁亦以是時蒙恩封孺人兩家望族同里居早爲婚姻而贈君以康



熙丙午冬先逝當次君舉鄉之歲與太孺人甲子冬  
 卒相距二十年始得合宮于衣薪之藏所謂一與之  
 齊終身不渝非耶贈君生某月日卒某月日太孺人  
 生某月日卒某月日子五長聯元次聯璧次聯芳次  
 聯璋次聯桂女一孫六女孫十二銘曰  
 伊惟梗陽左恒石河踵于呂後在陶之阿方山孤竹  
 施為女蘿誕作以室爰成厥家相彼丹穴曾生五雛  
 各長羽翮蔚然而華鄉推國舉石垣是居以其餘駟  
 為龍驥科今者壽堂開諸南衍金鏗有熠玉版可磨  
 煌煌朱篆如螭如蚪千越百昏尚其佑之

台州教授何公墓誌銘

台州府儒學教授何公既死之四十二年孝子之裕  
 之祚始以庚申之中春卜葬城南蜀山坂時予居京  
 師孝子馳使賫書狀請予誌石子與孝子交三十年  
 孝子每述其先人遺事流涕雖遲久猶能記憶其百  
 一况四十年間鄉之人亦多有道者邑當郡上流而  
 滌民無宿炊其所通官河則宋丞相史君所鑿渠也  
 彼時以葬親達鄞自便不顧邑形勢弦流而奔越三  
 百餘年閩人陳君宰于邑坊其渠枝之曲而南接水  
 故道而後復北而之渠當是時築鉅梁故道名大通



鎮以浮屠而創三重之屋于渠坊之間曰文昌臺予少時猶及見之顧誰則任其役者任其役者公也公產本殷厚而以任其役而破產之半乃邑東接郡西與比則襟江而展海崇禎元年秋北海塘圯浸城及雉而汨夫城之室廬溺以萬計其明年西江塘又圯幸預備不為患然已漂矣公請邑大夫力任經度修翰兩塘間甚至鎡肩畚手日出筒中金破產復半而其役始竣予親承災患嘗與鄉之人竊嘆公隱德謀志之而未有聞也既而會稽太宰商君以還朝夥願取自便毀渠坊而行邑人無敢抗者夫人居鄉多相

形相形則盈絀生盈絀生則盈者易矜而絀者必至于忌且又易較較則勞逸見勞逸見則勞者不甘而逸者必肆其蹈藉而不之顧以故遇公事而能任者少迄于今西江再三圯十倍他日而泄泄連歲至有取私決自便且致大壞而不之救者夫止一坊而邑大夫創之公成之然而權相開其先庸太宰毀其後止一江塘而鄉人築之鄉人圯之其賢不肖何如也夫四十年間而其為興廢如是也公諱汝尹字克言又字太衡由貢士授台州教授其先自浦江遷于蕭山數傳而有御史善未樂中傲嚴助故事巡按兩浙



又數傳而復有御史供奉世學則公世父也公端性  
 豐頰善讀書以經術自命少受知于提學使蘇君以  
 文鳴于時生平重然諾好推予排解導地當世稱長  
 者生于隆慶改元六月卒于崇禎十年十二月子四  
 之禎之祺早世之裕之祚與予友之裕讀書如其父  
 家藏書數萬卷而自幼食貧曰公所貽如是乃系以

銘銘曰

公生七十年而倪其身又四十年而始就于窆與窀  
 謂公才高而未嘗列陛而陳謂公擁世貲而予兒以  
 貧公之生有利于鄉而既死而鄉人思之雖歷久而

猶感于神曰此公之藏也而益以見公之為人

誥授通議大夫江南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

金君墓誌銘

君姓金氏諱鎮字又鑣其曾祖諱杰

誥贈光祿大夫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兵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副都御史由紹興遷京師生子四  
 季諱大濂以君貴累  
 誥贈通議大夫江南按察使司按察使加  
 贈光祿大夫巡撫福建兵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則  
 君祖也君父諱晉以君貴累



誥贈江南按察使司按察使如君官加

贈巡撫進階光祿大夫與母孫氏累

誥贈一品夫人生子三而君次之少有夙悟與兄鈇

庚子副榜貢生考授知縣弟鉉壬戌進士由翰林院

庶吉士累遷兵部右侍郎今巡撫福建有三珠之目

嘗舉國門大社四方名士集京師考鐘伐鼓冠蓋屬

于路而君以兄弟三人束髮主壇坫觀者榮之崇禎

壬午君舉京闈試領解會

鼎革搜京闈見舉者授以官遂于順治改元授山東

兗州府曹縣知縣旋艱歸補河南陝州閩鄉縣知縣

覃恩敕授文林郎併贈而是時巡按巡漕巡鹽諸御

史交薦君改鑾儀衛經歷司經歷隨陞刑部河南司

員外郎奉

詔陳言得優

旨乃于康熙十三年進本部郎中會

上方慎獄復矜恤之典分部使循行郡縣以君使河

南恤刑自本年十月至十四年四月凡七閱月計所

全活約一百一十人矜疑半之援赦又半之以是年

秋七月冬十二月兩遇

恩赦多肆宥回部考核紀錄一次旋以



覃恩誥授朝議大夫併贈遂于次年轉河南汝寧府  
 知府時淮蔡多盜兼無年民田荆榛道殍千餘里前  
 代真陽西平諸遺孽根株未清往來萑苻間而新蔡  
 李樊與泌陽郭三海據平頭寨相結以起民爭逃村  
 墟坵落皆虛君一意撫字除苛細下墾土之令生聚  
 教訓示民以自新取為政去太甚一語書之訟堂而  
 親統銳丁勦李樊除其根株一切勿引蔓會清理藩  
 產躬驗丈尺而海上投誠兵適安插真光之間凡開  
 屯升稅極意調劑令民兵相安至于興利除弊及一  
 切津梁祠宇宜毀宜復者皆受整理當是時君勤于

簿書每夜垂燵難二炬于槃屏息刮目左右伺戶外  
 耳察蠕蠕移時聞內有扣奩聲始舉幰入晝接民事  
 與男婦對語絮絮若家人子顧好禮名士東西往來  
 投刺入吐食跼屣迎之啟傍院讌飲貺贈日不暇給  
 予嘗過淮西館于署堂躬率諸子設厨食撰捧衣  
 履為子治裝歸而未有厭也夫人牢落去鄉里望門  
 相投惟恐不得當而為之主者見挾刺前輒擣去即  
 或不得已令人請介為之一禮接而顧盼他屬詞意  
 多怠忽既退而無復有餘思去而愬焉比比也夫是  
 以所至落托至有困道路不得歸者然則君何可及



已君治汝十六年以

單恩誥授中憲大夫併贈而巡按巡鹽諸御史與總河部院俱有薦乃以督催所墾地暨徵輸有效加一級共紀錄三十二次會其弟補河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君回避改補揚州知府值撤藩兵變長江上下風鶴相驚而維揚適當其衝城中相震恐一日三徙至有爭門而奔者君力爲慰諭且以威怵之始安然而兵馬驛騷君處以鎮靜嘗招名士游讌修復平山堂作文誦之乃事治而民得不擾遂陞江寧驛傳鹽法道副使遠以優薦兼署鹽運司事陞江南提刑按察

使司按察使以

單恩誥授通議大夫併贈值大計入

覲名對令敷陳時事時所對有二其一請定盜案嚴減之例謂江左連年留盜賊多有三載之中題報八十餘而其中饑寒逼迫可減者衆如一時窮困被誘竝不傷事主或得財未俵分或于事主家雜取棍械護身原未嘗攜帶器仗皆宜赦部分別量減永定爲例至捕役營兵豢縱勒財以致先取贓物然後報官甚有指稱打點代行錢令行劫償還是盜有時盡而捕盜之盜反無窮也如此得實宜從窩盜律一體重



擬則犯盜者少而民得安矣其一請定旂下買人及  
獲盜審訊之例謂江寧京口二旂買人多有無籍者  
自立賣契旂主但送上元江寧丹徒三縣用印而竝  
未行文原籍察其真偽多有展轉掠買而不之知者  
嗣後請三縣用印官將所買之人申報巡撫巡撫按  
季報部隨即行文原籍出示招驗其有可疑者令旂  
主還契追價其用印官不報照新例治罪至于旂下  
逃人奉有承審官夾訊之例獨旂人為盜被獲難以  
刑訊其狡賴展脫將何底極嗣後旂人為盜倘夥証  
甚明贓仗已確許承審官徑行刑訊則奸宄畏法而

盜風息矣疏

聞稱

旨時君以足疾被議

上不聽敕令回任然終以勞勩筋力小敗至明年引

疾又明年卒時康熙乙丑十月十二日距生天啓壬

戌十一月二日年六十有四配何恭人山西平陸縣

知縣幼卜公女子三長天次敬敷官監生授北城兵

馬司指揮候補主事娶胡氏

誥封四川提刑按察使澄宇公女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貞巖公妹次敬致官監生候補國子監典簿娶王



氏文學德公公女巡鹽兩淮監察御史千里公從女  
女四長適奉天府府丞定菴姜公子坦次適山東肥  
城知縣廷虎何公子琮次適明宇陶公子華縣縣丞  
穎發次適衡州府知府慎伯譚公子宜振孫四兆璋  
兆珩未聘敬敷出兆珂聘黃氏廣東海陽縣知縣崑  
瞻公子乙丑一甲進士翰林院編修硯芝公女兆瑛  
未聘敬致出女孫一許字翰林院庶吉士芷岸沈公  
長子敬致出君性厚與人以和而好文予在淮西時  
嘗索予書唐淮西碑欲以韓愈段文昌二文並勒陰  
陽而段文多誤字未較遽去及君還籍邀予于京邸

距向勒碑時一十八年尚道其較誤諸字一一指數  
之而請予爲政當其爲觀察公家事了率子敬致築  
樓于秦淮之濱名餐勝樓聚書其中以自娛至是爲  
予道其事兼請予賦予未有以應也曾幾何時而君  
子敬致且述君遺命而遽以誌請嗚呼可銘已銘曰  
嗟君之族肇于西京奄至寶婺三賢以承由越及燕  
從再遷興蕃如椒聊大以鵲鴿獨君歷仕克用明刑  
始自欽恤終于廉平以故敷奏庶云得情蘇公用譽  
釋之可稱乃以清談得江左名修禊汝水張筵蔣亭  
一時佳士如鶩斯趨人生適志交遊足矜不見鳴鳥



尚求友聲。今君後嗣如螽。薨薨彼家人事亦又何營。我思良友爰題佳城。念君冠珮于斯藏焉。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又名性字僧爾稿

張希良石虹較傳光遇時嘉

墓誌銘

四

趙少府墓誌銘

山陰趙少府曾於崇禎十七年筮仕成都之郫縣而驟死於賊家未知也康熙五年成都守冀君修成都志徽州縣父老有能言二十年前死賊事者將薦於臺而久而不應無何他邑藉藉稱少府曾死賊成都舊民無在者郫又最薄城中屠且盡間或僦居自外



來結竹木比屋不滿三戶不能徵其事且微聞少府  
 死於灌而不死於郫不解其故既而其子麒從成都  
 還謂曾覓父于郫不得既而之灌有向應泰者郫人  
 也故為灌堰夫遇麒與語驚曰君趙少府子耶少府  
 官於郫郫有都江都江者粉江也粉江之水可以注  
 錦江而溉蜀田而其堰在灌少府者司堰者也少府  
 甫受事即以司堰故入灌而獻賊適至脅之降不謂  
 因射死而沉之於江今堰傍有安家口則少府死所  
 也麒乃走堰求父屍不得號咷招魂以衣衷之取堰  
 傍土塊而納諸懷而冀君者則先為之記且載之通

志以表其事今志所稱趙嘉煒以知郫縣事死賊是  
 也予官京師其子貽狀來予竊讀之憬然曰獻賊將  
 破蜀中丞龍文光設守遣將劉佳引出戰而敗時城  
 濠枯賊謀渡濠薄城下文光預遣人決都江大堰使  
 之注錦江以益濠水水未至而城已破然不知當日  
 所為遣之者何人也少府之死豈即其時之決堰以  
 益濠者與吾聞忠臣在天其靈爽足以自著故焄蒿  
 上泊皎若雲霓雖其事已久而昭昭耳目終不可掩  
 縱或同時並事漸滅殆盡而終有人焉為之紀其文  
 而覈其實而遲久愈烈原不必過為尋求展轉曲發



而後人得而知之乃予方奉

詔纂修摛前代忠烈入之史乘而其子復刻木被衣懷堰傍之士而瘞之且已礮石將樹之墓門而謁予以銘也予乃發史冊書於端曰成都之死事先之者御史劉之渤也又繼之中丞龍文光總兵官劉佳引推官劉士斗華陽縣沈雲祥也其誤傳已死而初未死成都縣吳繼善也獨少府之死不得月日成都志第記其事而冀君作記有曰八月三日者夫八月則賊在重慶是時未入成都也賊以五月五日抵成都越四日城破計少府決水當在十月六日佳引戰敗

之後則實惟七日故都已破國既無史官而蜀人血肉漑地耳目櫟絕未能於影盡言湮之後考月日而為之記之得母忠臣靈爽必遲久益烈者與少府諱

嘉煒字景思其先世宋理宗後所謂福王與芮子者

世居山陰華舍村父柱官四川成都經歷母陳太君

同之官生一子即少府也崇禎癸未少府由監生授

成都郫縣主簿志稱知縣亦無考銘曰

是何所有而礪以斯夫亦安所有而可不係之以其

詞蓋少府之忠魂不惟是也而於是乎思

敕封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劉先生墓誌銘



曩渡淮時謁劉先生會先生著茶史成甫就坐卽詢  
茶銚之製且以未見皮襲美所記太原温從雲武威  
段礪之所補茶事十數節爲問時先生方七十手輯  
書千卷填一樹務極根柢其于經史子集外復註首  
楞嚴經參同契以及飲食服飾諸瓌瓌書茶史其一  
也是歲解舉人京師先生之冢君六皆以第三人中  
禮部試四方來賀者滿庭下予于是時隨衆中賀先  
生去越十年六皆以參軍領從征尺籍隨撫遠圖大  
將軍入安西櫟涇原叛帥旣已奏捷從涼州還值先  
生病痺六皆方草奏聞聞耗急馳騎歸省軍諮促奏

者踵至先生笑曰吾兒能破賊吾何憾矣遂易簣時  
四方會甲合數千人予方走巴山卽欲致生芻而未  
能也又十年六皆補都官來京與予對巷居相見流  
涕自言先生已卜兆將掩石于幽而以予受先生教  
屬爲誌予惟近代多諛墓非好爲佞亦以其人無可  
述不得不張門闕鋪官階夸飾所無有獨顏光祿誅  
陶徵士蔡中郎作郭有道碑文第約舉大槩而其人  
已見先生非其倫與先生守正學以篤行勗淮人士  
淮人士受教者出而問世比之房魏之于河汾皆卓  
卓有治行其爲舉文方正博大一如其爲人值先朝



光廟間方尚弔詭相爭以諸子茁軋襲取富貴而先生屹然不變然其門徒亦往往售去當是時上頗重儒術詔舉孝廉仿漢晉故事江淮間開藩者皆得自辟士以官州邑吏持板到先生門有司親造請執羔雁敦逼再四先生終不就然而人士競奮以譽望相矜高其在道路見有度莊而意沈者必詢曰子從劉先生來耶其或佻達輒引避去曰母為劉先生見其推重如此先生與高年者為尚齒之會每禊飲不與不蓋龐眉而修髯偃然集東湖之濱人爭觀之獨與謝先生名古修者尤密居恒以行誼相礪礪有擇言

必告時稱好友者必以二人為之歸至為語曰交道不偷有謝與劉初先生父明暘公官粵西懷集縣有賢名以勞卒于官貧不能歸先生方成童哭愬于兩粵開府許揭櫜置驛既而渡湖將抵岸忽颶風作同舟者多溺至有竄他舟以免者先生抱棺哭請殉風亦竟息少侍王母秦安人疾百治不效先生閉一室刻臂肉和糜食之疾遂愈人以為孝感云先生諱源長字介祉山陽縣學生以子貴封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加一級七為鄉大賓娶徐封孺人子三長謙吉即六皆也次履吉次晉吉女一孫六女孫七娶



嫁皆名族生于萬曆癸巳六月二日卒于康熙丙辰十一月一日年八十四銘曰維德可砥身而行又足以及人時古之君子也而世已奉之為人倫迄于今讀其書過其里門而思其居處服食猶足以起敬而况其多與窀嗚呼予所不愧者惟此文

敕封胡太孺人徐太君墓誌銘

予與別駕胡君爲文酒歡知別駕在漳爲郡良股肱曾以征海功聞于朝嘉之會入計別駕乘計車捧瑞來

覲在京上下藉藉稱別駕賢乃別駕過予道平生外謂有母在仲弟博陵官署顧春秋高予以七閩遠不能迎養幸

單恩兩及得邀予與仲弟同封而仲弟官貧尚不能具茵帔爲母稱慶予何以爲人乃詣市買良珠爲冠被以重錦紆道赴博陵舉觴跪獻母前母喜爲一展齒旣而咨嗟謂吾年七十有奇稱未亡已久慮旦暮從爾父地下而須材未備得毋僮卒多違踰者別駕遽居起急顧門外昇文木內之廡下母見再喜蓋別駕是時豫以京師多名材陰購之爲具而不敢告也



博陵去京師近傳其事美談且益知別駕兄弟孝能先意伺志而既而聞母計疑別駕已還任或不能待母當大事而別駕使至請予先誌墓為歸葬用然後知別駕之孝復能以覲生者送死而兩無憾也然則予之誌之者又安辭矣按狀母徐氏會稽望族父承林公負奇氣生子五母齒居長見母帥諸弟承家事甚辦嘗嘆曰惜哉我女女也假為丈夫子者吾當授之室而游人間矣以故歷相攸不令蚤適人至年二十三而始歸贈君少母年五歲會贈君父卽世其姑亦悉以家事畀母曰授室母不之辭母生三子

皆母親課誦嘗勉之砥名節謹廉隅為用世學謂家自姚江來遷代有賢哲贈君又賣志徒讀等身書無所展宜各自奮以繼遺緒于是仲君明府先以單恩薦于鄉出宰安平而長君三君繼之當其時明府入官長跪乞母教值其縣多盜母告之曰從來盜賊皆飢寒所驅夫民安則盜自息此本論也汝毋治盜但治民而已明府之任凡數年而盜果息既長君之漳母以道遠不能從然每詢其政往有言能事上官者母不應既而以征海積軍功多級開府大司馬計兵秩一時稱監郡者往往聞母耳而母復不應暨



八  
 覲去漳漳民刻不能離君且恐以尤異一旦為銓人  
 徙去父老攜持遍郊野願留君無行因饗君于留珮  
 亭留珮亭者宋郡判鄭樵被留處也母詢君新政君  
 以是告母母為之慰至是易簣呼諸君語曰諸兒皆  
 起家下吏親民務亦知愛民在省刑乎勿第謂一荆  
 一楚無傷天和即偶或過之而心體虧矣心虧而事  
 善者未之前聞蟬蛸且知生草木亦有氣語畢而逝  
 嗟乎賢已母生于萬曆辛亥六月二十五日卒于康  
 熙癸亥四月十五日以

覃恩敕封太孺人子三長宮漳州府通判功加二十  
 三級次宣安平縣知縣次宗候選州同知女四適名  
 族孫三母口不言錢病中以白金三百兩出篋中謂  
 諸君曰此吾一生勤苦所積也為我買良田三十畝  
 歲稅之以供祭祀又曰汝父曾收贍族人之貧且老  
 者及死合一塚其塚具在汝即以祀祖之餘遍祀之  
 此亦先志也乃為之銘銘曰  
 於昔婦教著在婉婉維母持門所見者遠自古訓子  
 亦以其慈母之嚴也有如父師既秉家政兼識官方  
 勗子吏治一何煒煌潘生養母不徒以食班昭就子



爰勵厥職。我母畜德有邁前賢。况理饋祀豪系不訾。項者玉棺降于官署。萬戶撒歌。四州裂布。第以虞殯。將返江郭。齊女望丘。滕公發宅。從此豐碣。賁于原阡。竈門之石。千秋勿刊。

敕贈承德郎陳先生墓誌銘

予成童時赴崇禎己卯鄉試。見山陰陳先生。以廩餼高等。率先諸試人。諸試人咸藉藉稱先生。藝文不置。既而傳先生高蹈焚所著書。且盡發生平所藏諸經。史載籍。拉雜鬻市門。嘆曰。書生何益于人國。而擁此纍纍為哉。予嘗聞其言而悲之。今相距三十年。與其

嗣君州司馬參軍兄弟游于京師。知先生尚健好故。鄉山水嘗登種山樂之。為層樓相望。間與客汎鑑湖。竟夜忘返。逮曉不能別。因自號鑑湖逸民。予謂先生以高才碩學。不能行于時。懷抱鬱鬱。宜假此自遣。以銷支干。及接其猶子廣文來京。謂先生已謝世。且持其嗣君書幣并狀。以請予誌墓。予啓讀之。然後知先生篤行。其生平壘塊。原有不得已于中。而非以自放已也。先生諱長吉。字履謙。小名綠衣。以生時有綠衣客來。故云。乃生甫週歲。而驟罹家變。其父工正公。隨兄太僕公官京師。而留其所娶于家。則沈孺人也。沈



孺人實生先生在襁褓而先生王父少府公家居王  
 母為太孺人性素嚴沈孺人事之失歡偶以細故女  
 僮張之大怒出沈孺人當是時沈孺人脫先生于  
 懷置地去先生不知也及稍長知之嘗出外傳長跪  
 請就里門學冀以往省不許遇伏臘親弗有慶乎必  
 長跪請遣行不許時先生嬉戲百計謀所以過省者  
 雖馬太孺人知其情故禁勿往然問一自往而沈孺  
 人則竟以是怏怏死先生隱痛既不言顧私自哭踊  
 若居喪者而見馬太孺人輒收涕如平常幸先生少  
 慧且鞠于馬太孺人馬太孺人故愛孫而先生承伺

之曲至偶有過苦之必跪曰請易以杖問之曰恐傷  
 大母手也馬太孺人以是亦憐之嘗侍馬太孺人于  
 京邸就工正公養時年甫垂髦帷燈夜讀達曙不寐  
 人勞之曰吾不敏故然也且肆力古學曰就太僕公  
 繙諸古文史每遇前人處人倫之變必反覆流涕求  
 其得當而後已嘗讀新序宋襄母歸衛襄每欲省母  
 而不能也託言兒有舅在衛嘗愛兒請省之慟哭曰  
 吾獨無舅氏哉因作懷舅詩十章日諷之以見志云  
 既而工正公再娶則馬孺人也馬孺人齒少于先生  
 馬太孺人愛馬孺人甚惟恐先生事之不能如事母



而先生事馬孺人無異事馬太孺人會先生娶婦俞其事馬太孺人馬孺人無異先生然後馬太孺人大悔恨謂前此誤聽女僮言出沈孺人沈孺人無過先生乃乘間涕泣請立沈孺人主且請合兆于陳氏之墓擇日發喪遷于盛塘之上埠而于是沈孺人還陳氏焉崇禎十六年獻賊破武昌先生奉馬太孺人歸自楚以就工正公養也既而馬太孺人卒先生終其喪不出試會國變人有以先生名入薦者曰吾安庸矣先生性近物不好訐人過人以逆至必受之顧介節不事干謁里中人以庸調列先生名先生起自直

乃免邑長吏有舉先生鄉飲酒禮者先生拒不許至金錢往來必自損寧予勿取歲歉里各設粥廠先生請馬太孺人設粥紫金里當工正公仕楚時人多貸其金雖家居甚貧而不之責也嘗曰生丁不辰吾所得于天已歉若金錢豈吾所宜有哉

鼎革以來先生既以高行稱而諸子游京師者爭致所得賣賦金爲奉養貴先生悉均諸弟馬孺人所出者且爲族譜自溯家世從潁川後迄宋中葉有宣和進士拜錄參大夫扈蹕南渡移家上虞閱七世而遷郡城有正一公者仕元爲紹興路副提舉實居山陰



紫金里乃爲宗祠祀一世祖自上虞以下稍合錢于羣從之有財者而身成之然猶以未置祀田爲嘆臨卒顧諸子而嘆諸子曰豈以兒輩不盡在側耶抑祀田未置耶曰吾六兒而在側者三何憾若祀田不置則誠有之然不曰有兒輩在乎吾所苦者幼不得奉沈孺人一日歡老不得待馬孺人百年後耳先生生于萬曆年月日卒于康熙年月日娶命孺人則前山海關游擊將軍闈然公女也子六士鐸士銓士錦士錫士鎬士鈺鐸與銓則前所云以虞監爲州司馬與參軍者餘悉具狀又云先生聰敏多技然不好用

當其在京時有異人授祕書能避刀劍爲隱形法先生薄爲幻屏去然間以易數射覆多奇中同舟客畫銜書雀于紙請射之兆成笑曰鼓翼無聲傳言不明畫禽之銜簡者也其敏如此銘曰

於惟君子顯德被身慮物用義居心以仁修是天節篤于人倫豈謂小小遭生不辰阿母投杼慈闈拾塵漸起中構因之反辱銀床斷綆金車覆輪大歸在媯絕兆于陳哭止孔伋養亡曾元所藉孝子周旋其間北歷燕齊南游楚鄖冥爾視聽親爲寒暄至誠所感克孚于神珠還就浦璧完自秦唾地已滅煉天無痕



况經多學夙稱博文瑋璋特達形聲斯聞將獻司徒  
 入公車門驟丁陽九遽屏典墳絕跡仕進其心隱淪  
 鑑湖一曲忘乎冬春坦抱好子達節任真才智狡獪  
 槩勿以先潛光彌耀隱德倍宣堂構曰大子孫其蕃  
 爰溯世德肇自潁川近代祖述興于南遷作譜敦族  
 為祠妥神三鳳同薛八龍成荀趨嬪詩禮侍垂冠紳  
 薄祿致養小輿迎歡顧菟虧復何足以言少微載殞  
 雕梁乍騫甫聽虞殯應歸原阡潘詠永叶郭碑新鐫  
 闕宮孔揚以貽後人

何母王太孀人墓誌銘蓋石

虞山錢宗伯為王太君墓誌銘時歲在辛丑即太君  
 就木之明年尚未定瑕丘也先是光祿公原配曰單  
 繼曰瞿曰來單瞿早世無出而來又繼逝議兆分合  
 太君莊言曰二母無嗣恐離窳遲久失饗當合來共  
 附窀穸而別予于兆是以廢木在殯者十七年今丙  
 辰某月日奠宅于山陰青化之大甲山負應駕面申  
 右伸左紉似有眠牛因置銘于隧而命予書石方太  
 君合斂時予適以避人遠之梁陳不及睹伯輿倚廬  
 扶杖容色然嘗見伯輿從江上軍歸以師潰欲殉而  
 忽念太君遂奔還太君亦勉之以儉德避難之義時



相對哭泣哀動旁人其慈孝兩得如此今置銘書石  
距卒哭遠而悲哀愧擊當日可知已何氏數世入臺  
諫因居芹沂稱芹沂何氏伯興以功舉授兵部職方  
郎監軍娶甲戌進士王公次君京兆幕公次女孫仍  
炎娶兩淮運副朱公長女次佐炎娶癸未進士金公  
長女次倬炎娶大中丞忠敏祁公長君三女次任炎  
娶丁卯孝廉徐公次君次女因誌略故復書此曰此  
王太君之墳後之考閱者并觀斯文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稿

健 巨園

墓誌銘 五

傅母陸太君墓誌銘

歲乙丑奉

天子簡命分校會試領十八房考維時所首薦者則  
傅生也傅生以春秋經先多士  
天子親策之已賜出身將入  
保和殿親赴館選適陸太君計至京使者遷延間豫



投其從父太常公邸。覬稍緩一日，令無誤選期而後告之。傅生忽察，得大慟，厚責其使者。臨至，午門匍匐出，披髮徒跣，望星而南，奔京師。見之者皆以爲孝。暨予請沐歸，傅生流涕迎馬前，謂太君已小祥，將卜葬於梁，諸之原有日矣。請錫以銘。按太君陸姓，山陰宋右丞後代多名臣，崇禎間有以進士爲邑宰。知時不可爲而掛冠去，卽太君季父也。太君歸贈君爲繼室。當初歸時，贈君母袁太夫人已疾，棘太君甫施帳，卽悅衿佩入侍，疾連晝夜不寐。凡九閱日，每嘗藥，泣曰：吾不事姑，以羹湯而事以藥，痛何如矣！既

而袁太夫人終不起。太君喪盡禮，然究以不得生事姑，終其身志憾焉。太君嘗臥起外宅，兒不戒于火，家人東西竄，不知所嚮。獨太君趨贈君所，亟呼贈君。暨傅生先行而身遽入廟，手捧廟主從，烈焰中出一，切籛筍皆不顧。觀者稱之。贈君初娶王太君而亡，傅生者王太君所出也。是時年十二，太君嚮之如已出，稍長爲延名師督之學，以所居狷甲築別業居之。今所稱橫秋別業是也。傅生學稍就，太君以所生二子隨傅生學，每朔望歸覲，必詢曰：兩弟率教否？傅生應聲答，則喜，否卽以督責隨之。杭俗不事蠶，獨袁太夫人



性好蠶。然太君歸晚。未之見也。太君每思姑所嗜。自以不得生事姑。聞太夫人性如此。每歲辟蠶室。躬率子婦入室中。虔夜而事之。事畢。卽以所獲繭與絲饗之。先姑隨散諸子婦。以逮臧獲。廣姑惠云。太君生于崇禎辛未七月二日。卒于康熙乙丑三月三十日。年五十有五。子三。長光。遇康熙乙丑進士。卽傅生也。娶江繼。娶吳。又繼娶沈。四川按察使心泉公子龍驤衛。叅戎君育公女。次牧。太學生娶張繼。娶邵。次光。昭太學生。娶良。志。建漳州府同知顯侯公女。女四。長適嚴英。次適茅應茂。前一甲第一名。內閣學士。見

滄公其曾祖也。次王臣。望次朱裕德。皆侯。選知縣。孫四。乃系以銘。銘曰

猗彼晉淑。嗣服維姜。獨憐入侍。姑淹在床。進此苓朮。如調羹湯。焚乳致感。摧躬自傷。曰修饋祀。以孝饗彰。縱值造次。猶臻帷堂。伯姬尚在。捧主以翔。但因佐餽。恒懷躬桑。原蠶不替。園繭並將。嗜好有素。孝思難忘。至于訓子。迪之義方。燃膏績室。鬻書巾箱。螭篆其額。牛眠在傍。穹然何爲。維夫人藏。

陳太孺人墓誌銘

予承乏入史館。作弘正朝傳。闕題得先忠襄名氏夫



世德駿烈本難誦揚况煌煌國史將垂及萬世而以  
 後人而為之紀述雖子姓之幸然非先公實有神曷  
 克致此會忠襄諸裔有刑部郎孫以大名主簿解車  
 京師則予兄弟行也因詢忠襄事兼搜討忠襄長子  
 廉使征土司思陸遺蹟惋嘆久之越一年主簿弟同  
 兩弟國子判官以太孺人計來踉蹌將南歸急走予  
 邸再拜哭泣口述太孺人遺事而請予以銘太孺人  
 氏陳前朝布政司使諱廸女也其兄充曾為吳淞驃  
 騎將軍守平望有功太孺人少倚閨闈又習視開府  
 豪奢未嘗事操作間其來歸克以儉自持弋綈不厭

且能以禮得尊章歡心迄于今其先後姻戚在堂羣  
 從與夫臧獲竈下之養尚能道太孺人慈愛所至有  
 禮每刻于檢身而和于御物惜予析處不得而知其  
 詳也弟子觀諸弟在京皆篤實友愛相顧怡怡然或  
 為上轄或為叅幕或就學四門而索米九市無不處  
 之以其宜而持之以其厚大略得太孺人之教居多  
 從父嘗曰吾身游四方而貽健婦以持門且能代予  
 為嚴君者太孺人也又曰予以幼具羸疾積十年不  
 愈太孺人親侍醴炙以衣著席薦窺伺體驗一如子  
 媳事尊章者卒致羸疾霍然而垂老彌健然則太孺



人之賢何如矣。太孺人生于若月日卒于若月日年七十五子四長士弘直隸大名府滑縣主簿次士奎國子監生次士學出繼次士遜考授州判官孫四女一銘曰

是太孺人之阡志之封之以無泐乎其文

王徵君墓誌銘

君諱攸寧字公遠先世氏謝以後王爲王氏初家山陰之佳壑年十四隨伯兄儵新昌長潭兄命入沃洲山販炭機舟噸南門會王師下江東江上兵從西陵來濱且奔爭門殺所居民而略其稚且艾者君已

隨衆竄獨念炭在舟舍之畏兄責已守而不去慮不免乃擇叢莽之近溪者晝伏莽瞭舟而夜守之時噸民被鹵自十四以上二十以下鮮遺者而君以警敏免且不失一炭俟稍定鬻炭會稽市利倍兄大悅使下上行販三年祖姑之子周繼芳以進士改戶部主事權北新關素愛君會君奉仲兄之禾詣關繼芳乃留君使典商錢而令仲兄獨之禾及繼芳還部厚贈君君悉以上兄且壽兄于禾而奉之歸時君已娶婦兄乃用君所贈貲立盡忽擊已妻去弟子君夫婦以七箸使自居常是時君病已少孤不逮事父母鮮所



頓恃又失學。昧先世所傳詩禮之緒。且交游少其于。親黨士大夫。乏方幅齒。遇乃復以貧。故不能得兩兄歡心。深刻責入市買書。執問于所親之學者。久之。忽有悟。乃卜居南鄉之鳳凰山。環水而堵。以漁以佃。家稍豐。卽所學亦日進。乃遂與士大夫講道論德。務躬行而間爲文章。以自娛。當世稱君子焉。久之。兄復謀合。爨或曰。指斷可復續乎。君曰。吾惟不能續。故求續也。豈有願續而不聽續者。又久之。兄復孳妻去。君痛自悔。責謂事兄無狀。致有此。乃事兄倍謹。又久之。復來。然兄已病。遷居于玉屏山側。親執湯藥如事父。仲

兄死。其伯兄儵。新昌者。亦折閱致病。孳妻子從新昌來。住君宅。君讓已所居。居之。伯兄既病。又以貧不得志。性燥急。善詈君。夫婦承順之。朝夕婉伺。竟其死。無忤色。康熙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君卒。年四十四。子緒思。有文章名。當君卒時。宗戚里黨皆會哭于社。既喪。言及君。皆簌簌。淚雨下。是年。州縣已薦君。不及其後。族弟光祿君亦孝友。敦行誼多。推解于世。稱君子與。予善。因率其子請誌石。而系之以銘。其銘曰。孝乎。孝友于兄。古有之。惟君陳伊。稚弟銜火薪。佑而士敦人倫。曰禮教萃厥身。臂與指斷。復聯彼喬者。君



之墳貽邁種與後賢

救贈文林郎家明府君暨孺人方氏墓誌銘

明府君以子貴占閩縣籍其先閩之福清人也自宋

後由陳留來遷分處浙閩歷明嘉隆間有民部

宗兩公先後繼起與越之侍御殿翰暨睦州司馬

三衢司寇一時鱗接皆以姬所出合譜通敘而府君

仲子若孫則皆由閩縣公車占籍而起于是族之稱

鼎盛者必曰閩縣毛氏往從大梁周司農許讀府君

仲子文山君詩嘆近代詩格能鴻明亮闢直入三唐

壺域者惟文山一人而合肥龔宗伯至以揚雄宋玉

相期待且聞其筮仕西川撫循有法當獻賊草薙之

後而與民休息

天子嘉其能已經

行取而以他事拂衣去其才高其遇致可惜也乃予

過八閩自閩中丞下漸至輿阜嘖嘖稱文山至德足

鄉里法且能救災捍患為邑大夫扶掖所未逮比之

太丘彥方而文山則正丁營葬將遷府君與孺人柩

室歸之福清曰此先志也因以予厠從子行屬予為

誌嘗讀魯語謂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事本至常而聖

賢論士必及之以為是根柢所自出也府君兄弟三



人各以讓產為世指名而文山兄弟繼之聞府君課  
 文山兄弟誦讀必述祖德道家世艱難至語及先人  
 遺事必垂涕反覆以為常以故文山兄弟皆肯堂肯  
 構能世其業倘所稱古之為士非與至于輕財仗義  
 擲斥所有為他人贖子及婦皆餘事也府君已占籍  
 閩縣而不忘首丘其推而上之凡一本之所出猶是  
 矣府君諱一森字應立別字位東生于萬曆庚寅月  
 日卒于順治辛卯月日以  
 覃恩贈文林郎年六十二配方太君賢而有助後府  
 君五年卒生于萬曆辛卯月日卒于順治丙申月日

贈孺人年六十六子三長獻瑞閩縣學生先卒次即  
 文山也初名獻球順治甲午科舉人授四川營山縣  
 知縣今名鳴岐季用鑣侯官縣學生孫五長翼坦康  
 熙辛酉科舉人次廷對府學生次廷奏國學生次廷  
 講廷諫俱幼曾孫七方文山兄弟葬府君時以閩海  
 多故兵戈相尋距府君死時已三十七年而子隨諸  
 親黨後執紼于官亭親見文山兄弟伏柩室傍哀號  
 如初歿者嗚呼孝已是為銘銘曰  
 肇稽姬穆以子圉封典午而降僕射是宗越茲庶譜  
 于陳留通判牒楊左連支甌東人曹旣長使憲則雄



西臺南省親如同堂乃者贈君孝友竝稱推甘饜苦  
 培荆比棠已祛段蔓毋亂晉行以故哲嗣三珠在庭  
 克嫿詩禮還追冠纓業誇二阮猶存兩馮獨羨仲子  
 文章宗工繡襪吐鳳珊珊竿釣龍翱翔左海徘徊南宮  
 彈琴朗池燒丹大蓬錦官花發甲于巴克  
 天子逃聽書之展屏將行取名而歸鄉邦所藉  
 寵贈上明府翁北堂笄齒以珈以瑛頃因虞殯將還  
 先塋佳山鬱鬱開于香城紫雲新闢青碑舊銘善爾  
 合祔于斯承之

張母章太君墓誌銘

余從子舉鄉出聞喜侍讀門下其于江陵司徒公則  
 主貢所自出也嘗聞從子從司徒公大令今麗水君  
 歸江陵讀書于江陵之柳間屢稱章太君家居程檢  
 有法一切取俯拾絲黍不貸而內而鍼管外而栝  
 孟速父潔客無大小必躬事怵惕而難膏畫荻所在  
 尤警會滇黔用兵王師之捷代與四方之輓輸者  
 咸來荆門居民鳥獸竄不災而殪司徒公以罔寺羈  
 京師里帑無贏財廩庾穹然而太君檢損諸日以廢  
 纂組絕烹剝魚割推服御所有餘與困箱之稍可繼  
 者以施以給凡癯瘠惇獨不能嗑食往往藉太君延



五  
九  
飼喘息以幾于存活如此甚衆以故諸子各率教無  
帚屨之習在寵知畏而太君則益督教之嘗親入蠶  
室舉澡淪緼練以下及泝澣之細示諸子口亦知衣  
被所猶來乎必具物積功以次層累而後經之緯之  
以幾于有成學亦猶是矣予嘗聞其言而旨之命從  
子書之暨予官京師而公之大令適以選人筮鄉之  
麗水稱麗水君子餞之橫門以爲鄉有賢大夫梓桑  
之慶而旣而南歸則麗水君方以憂服歸江陵而以  
予通家且能累太君之行而屬以誌也予何敢辭太  
君章姓江陵人幼慧通劉向列女傳司徒公就塾必

抱書慊過太君門太君父見司徒公愛之卽以太君  
許字司徒公而太君父卒時太君有二弟提抱一切  
家人事責之太君不卽歸而司徒公父贈公會爲司  
徒公聘馬太君特以馬太君羸弱不宜子故又通媒  
氏委禽聘太君暨馬太君歸而太君繼之一切家人  
事則亦惟責之太君故馬太君卒而太君勞勩終始  
不得微嘗以不解主中饋自憾及主之而精洗滌等  
楚俗木尚儉而太君未嘗以奢教然而炊菰煮雪萱  
蘇萼萼遠過大庖而至于物腴蠶鱠鹽餌釘凡爲  
賓供者率和齊調淡以極于其法以故予在京師每



于請沐過司徒公索司徒公饌啜饜飮摩腹而司徒  
公于退朝之際遇有烹炙必折簡邀過相顧饗餐以  
爲常蓋飲之食之而不知中饋之教之有由也方予  
南歸在康熙二十五年之秋而麗水君聞太君疾早  
于未計時卽抱牒懇臺使君願乞終養臺使君不卽  
許而君復彊之麗水距杭州近千里朝夕匍匐至形  
之寢處每夜夢歸闕往往隔垣一方聞太君聲而呼  
之而不之見也夫至于聞聲而不獲一見其寤寐之  
形可謂已切而太君子設續時手書遺誠貽麗水君  
曰毋上傲毋下陵務使居世皆長厚名夫以君之將

粥若處子而猶以傲爲戒以君之治麗水撫字他慥  
視子婦如一家人而猶懼其陵下以君之敦龐不佻  
惟恐以鏤刻予物而猶督以厚太君其真賢矣惟太  
君賢故君孝古人云非是母不生是子有以夫太君  
生于崇禎乙亥九月二十一日丑時卒于康熙丙寅  
十月二十日戌時年五十有二以

覃恩誥封淑人子二長毓瑞拔貢生見任浙江處州  
府麗水縣知縣娶王氏戊戌進士原任河南光山縣  
知縣諱起岱女次毓萼江陵縣學生早卒聘胡氏見  
任翰林院庶吉士諱作梅其兄也孫二長錫蕃次錫



爵女孫一俱幼乃為之銘銘曰  
 自昔南郡首推陶桓曰有湛母以教子傳惟茲太君  
 克配賢哲幼誦女經長飭婦節歸之司徒爰奉蘋藻  
 持門訓寢如掌邦教以故顯嗣賢于黃童登朝試  
 仕上章安東乃以道遠養堂未築執板告歸望垣而  
 哭伊母之慈怡然安之子果式穀請從此辭特憐母  
 德指難訓述卹災拯寒浹雨沐日鶴飛何所龍蓋何  
 求佳城鬱鬱將延千秋懿績既彰  
 恩綸未已蘭被在公禮宜從子惟是子孝倍徵母慈  
 貞珉有盡汗簡不遺乃展筮祥兼兆卜食焉審百興

視此片石

蕭山毛奇齡

受殊墓銘

受殊小妻張姓京師豐臺人十八歸于能食食人  
 之糟糠之妾既而大婦至徙居右安門墳園累年  
 可解嘗夢隣廟阿母喚之去棄子衣不忍醒而惡之  
 節桃梗須已送廟問若代已者乃復圖其影於幃而



日昔南部首推陶桓曰有湛母以教子傳惟慈太君  
克配賢哲幼誦女經長飭婦節歸之司徒受奉勸  
持門訓凝如掌邦教以故顯嗣豈不貴童登  
仕上章安東乃以道遠養堂未築執板告歸墮垣而  
大伊母之慈怡然安之于果式敷誦從此辭特憐母  
德指難訓述卸災採穿陸雨沐自鶴飛何所籠蓋何  
未作城樓總將延千秋懿績既彰  
顯此凡下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僧彌 一字千稿

胡德適鹿亭 汪煜滿臨轅

墓誌銘

曼殊墓誌銘

曼殊小妻張姓京師豐臺人十八歸予能食貧人謂  
之糟糠之妾既而大婦至徙居右安門墳園累病不  
可解嘗夢隣廟阿母喚之去率予衣不忍醒而惡之  
飾桃梗頽已送廟間若代已者乃復圖其影於幃而  
自題之名留視圖觀者哀焉先是曼殊將歸時相國

墓誌銘



馮公子師也爲予擇娶之而憐其慧視若已女至是公將致政歸謂曼殊曰本以毛生無子故娶汝今三年不身而大婦忽南至汝自料能安其身耶抑否乎且毛生年大家故貧也蕭山去此遠貧不汝鞠家去此遠則叵測年大棄汝早黃鵠口噤則其摧挫有難言者汝曷不請去而質質爲蓋公愛是人并愛子以爲爲子兩人計無過是也曼殊聞其言大驚反覆泣謝執不可且曰本謂公教以禮義不謂其出此也獨不聞女不嫁二夫耶當斯時有婦辯而坐于傍者笑而曰有是哉誰則以妻汝而夸謾若是顧曼殊曰毛

先生非汝夫也曼殊乃大恚號咷呼曰天乎人不以我爲妻斯已耳乃謂我無夫不如死攫身擲于地公急止之曰賢哉嘆而起曼殊歸謂予予曰然惟公亦爲予言之汝試思予豈欲去汝者特爲予汝計無出此便獨需汝自決耳曰吾決之矣君果遣予則予請先死君前不然尚憐予而終收之言訖誦雙膝箸地曰以乞君旣而有戚媪居京師者假予言遣之初不信重強之以爲果然哭踊氣絕一婢持抱之不得死三日高郵葛先生力救得活然嗣是氣匱血上壅涎液結轆不可下嘗泣曰吾死固分獨不能爲君生一



兒指婢曰俟此子長可當夕吾無憾矣又曰吾病不可耐病小間吾當從阿潘居尼寺中雖然君南行時其能掩面一揮手耶君毋嫌予他日願以尼從行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二日病發卒年二十四初曼殊有二婢一名金絨兒卽予師馮公所遣媵也一名來子光祿王君買贈者後以乏食賣來子惟金絨兒存至是金絨兒年十七曼殊所稱俟此子長者是也前一月金絨兒亦病及聞主母死不能起匍匐出伏苓牀下叩頭哭越七日亦死初予將葬曼殊于豐臺張氏之阡黃門任君謂予曰生不忍相離而死棄之予曰

然遂攜櫬歸蕭山將附于藏予之地而系以銘銘曰生矢相隨豈旣死而魂無不之歸哉歸哉汝在斯

### 金絨兒從葬銘

金絨兒者曼殊婢也十一從曼殊如花蘂之有枝葉越六年金絨兒病初以月事悶腹下小痛醫者誤下之遂中死法曼殊在病中聞之泣曰是婢死吾無生矣旣而曼殊死金絨兒驚起以手據地行哭七日口血漉漉隨死哀哉因攜其櫬偕曼殊同歸而葬于其

側曰

魂乎來乎從之者金絨兒乎



曼殊豐臺賣花翁女

陳檢討維崧序云疎籬織處青門種樹之翁繼龍携來編袂賣

花之嫗

汪主事懋麟詩云荒村侍婢賣花回補屋

牽蘿曉鏡開

怪底紅顏如芍藥妄家生小住豐臺

汪春坊楫詩云

春到長安芍藥開尋花會一到豐臺

自從解語歸金谷

不是花時客也來張學士英詩

云聞說豐臺住

小姑百環新髻世應無生時母夢隣

又添一段游人話

芍藥開時說曼殊

嫗以白花一當

也一根寄使賣其前隣奶奶廟也後隣

錢氏疑昔者乃錢氏嫗因名阿錢

周贊善清原續長恨歌云張家小女

名阿錢種花家住豐臺側生成

阿錢慧甚能效百鳥

音京城販兒推貨車行叫賣啜啾不可辨阿錢遙聞

便知之十歲前村學針線把翦即能刻花種人獸不

搆譜儼熟習者客有以千錢購著繡旛燈于前村家

阿錢方學繡立應之去既長色白目有曼光十指類

削玉黝髮委地可鑑

續長恨歌云十枝春筍扶釵出

綵索曉日瞳矐射放閣

張編修廷瓚詩云子夜清

歌醉不醒曾看寶髻倚銀屏菱花掩後香雲散腸斷

春山人一才攏頭作十種名取上以髮弗縮作連環百

樣青

結蟠頂前名百環髻

留視圖自序云飾子生平所梳

風吹羅衣空園自搖曳採將千種花攏作百環髻

續長恨歌云八幅湘裙初拂地百環雲髻早宜春

方編修象瑛詩云自製新妝號百環春風搖漾畫圖

間無端夢逐空王去婁絕豐臺舊日山張中書睿

詩云百結雲鬟別樣放曼殊花放下巫陽祇今留視

圖猶在滅却生時一段香喬侍讀詩云百環髻就

玉為神別有穠華領好春斜傍顧性貞靜十二從廟

青

山長不掃有誰堪作畫眉人

墓誌銘



歸路人觀者嘖嘖稱好姑則大愠歸不再出予來京

師益都夫子為予謀買妾有以阿錢言者豫遣二世

兄往視不許吳文學闡思詩云爭似豐臺解語花臉

青齊宰相家 喬侍讀詩云村庄無復住東墻但對

先是阿錢病西山尼師過其門咨嗟曰阿錢不年不

宜為人妻或曰為小妻即免遂決計作妾然往請者

率驕貴深不自願及二世兄往謂猶是相公家也越

數日子親往詢予喜甚且有謬譽予善文者李檢討

殊詩云守身堅擇對偃蹇已數夫不惜克下陳但願

嫁通儒毛郎富文史作賦邁三都 續長恨歌云紛

紜梁肉皆塵上不願將身入朱戶蘭生空谷人自知

嘖嘖張家有賢女毛君一賦奏凌雲柱下才名天下

閩龍檢討燮詩云湘湖詞客毛先生日昨捧檄來

燕京子虛賦獻官侍從閩中兒女皆知名李中允

鎧詩云毛子鑿坡彥文筆五色鮮造訪出花下驚鴻

何翮翮豈有十斛珠乃訂三生綠盈盈賦麗情慕義

長獨是夜子夢大士取盜中花手授子次日插戴方北

以下定為插戴續長恨歌云疎籬野徑多閒暇落

花無人碧牕夜天然芳潔不由人優鉢曇花是化身

黃金簾前一見如相識為插蓮花飛瑁簪丘學士

象升詩云昨夜優曇帶露開簪花迤邐來其母兄與

豐臺相簾一控春如海萬朶花光入座來其母兄與

其母疑子年大又貧且相傳婦妒欲悔之阿錢不然

陳序云原思入仕仍然環堵之家仲路居官不離繼

袍之色况乎桓家郡主性極矜嚴吳國夫人理多貴

倨王茂弘將膺九錫時來悠謬之談劉孝標末憾三

同屬有紛紜之論而乃情堅一諾面許三生續長

恨歌云相國馮公重古風為訪名姝到韋曲韋曲春

花爛熳生求婚三唱踏莎行忽傳婦妒幾中止官貧

墓誌銘



復恐離鄉里阿錢却喜嫁才人委身情願同生死  
 劉文學錫旦詩云夢授一枝和露種肯教連理被雲  
 遮及娶檢討陳君就予飲更名曼殊曼殊者佛花也

汪主事詩云昨宵夢乞楊枝露從此更名號曼殊  
 陳序云僕于阮婦之新婚曾學劉楨之平視屏前乍  
 見遽訝天人燭下潛窺已驚絕世值此同官之被酒  
 屢為愛妾以徵名以姬風悟靜因親耽禪喜遂傍稽  
 夫梵夾肇錫之以曼殊姜州丞啟詩云曼陀花散  
 到人間色相端然菩薩髮蔡修撰升元月上紗牕  
 烏夜啼詞云檀心蕙質玉亭亭解語識迦陵慈雲一  
 滴楊枝露訂三生却向天花落處認前身續長恨

去迎陵太史為徵名曼殊本在西來處曼殊既歸執  
 歌云同官往往停騶御欲拜青娥不能

華印願從學取書觀有悟才把筆即能畫字其字每  
 類子見者輒謂予假為之任黃門辰旦傳云檢討善

習焉輒似檢討方編修詩云夫子江東早擅名學  
 書學字儘聰明吳文學陳琰詩云學書不學衛夫

人別有簪花體格新爭怪拈毫似夫婿燕釵作贊仿  
 來真好夫婿何處不可似朱供奉葉兒樂嘗為予

府云檀板能歌絕妙詞銀鈎學寫相思字

書刺早起呵凍連作十餘刺心痛遽罷陳序云於是

親文史畫眉樓畔即是書林傅粉房中便成家塾學  
 新聲于絃上詢難字于枕間硬黃紙滑竊書夫子之  
 銜縹碧釵輕戲作門生之贊張檢討鴻烈詩云瞥  
 見仙姝漫七年每聞素腕寫鸞牋潘檢討未詩云  
 學得簪花字體新蠻箋十幅簇芳茵修成外傳多情  
 思為有燈前擁髻人子有曼殊病詩云黛腕誰書  
 刺銀床想挈壺曼陀予生平好歌至是酒後歌每歌  
 花一朵看向日邊枯

必請予復之三復則已能矣按刈度節絲黍不得爽

尤喜歌真定夫子祝家園詞梁司農夫子桂枝香曲

裏馮太傅夫子長歌云從來繡閣惜娉婷紅牙欲  
 按聲轉停聞君雅擅周郎顧妾若歌時君細聽

墓誌銘

續



長恨歌云學書便做簪花格偷曲初成按拍時又  
 云拙宦中年何草草但看曼殊愁頓掃酒闌一唱祝  
 家詞溫柔鄉裏真堪老冰絃檀板兩怡然花底徵歌  
 月底眠田編修需詩云百結雲鬟巧樣成淡黃裙  
 子稱身輕清歌按板偏能會不數紅紅記豆名胡  
 文學詩云新翻子夜與前溪顧曲周郎總不迷一唱  
 黃雞嬌欲絕簫聲同徹鳳樓西王光祿三傑詩云  
 歌殘金縷不勝悲記得南園臥病時夜起與郎花下  
 坐含顰一唱祝家詞曼殊自為詩云階草啣  
 虛檻亭榴接斷垣酒闌携錦瑟請唱祝家園弟苦  
 無彈者不可已呼盲女街前琵琶聽數曲諦視其攏  
 撚副撥遂能彈朱供奉洞庭秋色詞云想暗通心曲  
 檢討侗新樣四時花曲云羅敷趙瑟農家占子夜吳  
 歌近日譜相思腸斷金樽一縷絲誰道梁塵驚散後酒  
 紅豆譜相思腸斷金樽一縷絲誰道梁塵驚散後酒  
 關猶唱祝家詞吳別駕融詩云淥水春來顧得奇  
 豔金僮夜自彈市樓盲女在莫作段師看

疾初書刺心痛謂腕寒也既謂傷肝輸東風本揚春  
 作而秋止又既謂中懣有瘕癖在胃傍氣積不行歷  
 數載審候終不得其要領每疾作遍體若燔使婢按  
 摩之不足以較作兜負之行又不足絕筐而坐之東

西推挽若鞦韆然在黃門傳云然而有奇疾劇則必約綵為兜有若花籃坐其中懸

諸空際左旋右轉乃少可特終不可治嘗遍搜方術  
 不治遂立願捨身作佛弟子不治乃名繪者圖之名  
 日留視圖云已而竟不可治陸文學弘定詩云病

倚籃輿挹翠霞後庭編徑曲欄斜綵兜行遍雖無跡  
 猶長金蓮嘗夢隣廟奶奶喚歸去一日攜兒至曰汝  
 處處花

本吾家物我擠眼汝當隨我行其兒曰家去罷不去  
 奶奶么喝醒乃刻桃木為偶人飾之衣被以生平所

墓誌銘



梳百環髻流涕送廟間

趙編修執信詩云淡紅香白

作佛花元自悞如今爭肯住人間吳文學陳琰詩

云阿錢生小態嬋娟多病依繡佛前不信曼陀花

一朶忍教憔悴夕陽天又云妖夢頻隨阿母回香

檀分影禮蓮臺百鬟巧髻親留視畫裏真真喚不來

沈文學季友詩云雕香分送淚糝糊六尺生綃便

人詩云且送青娥去言隨阿母歸荷花開作面菊葉

剪為衣淚盡中途別魂離何處依他時香案下相待

莫相違曼殊自為詩云百計延醫病轉深暫回人乃

阿母案傍身此身久已魂離殼莫道合顰又一人乃

復圖其形名留視圖而題詩焉

梁司農夫子詩云百

小坐澹鉛華畫圖展向春風裏好護豐臺第一花

任黃門詩云捨身現在禮慈雲月月截腰減半分句

事畫工還染色澹紅衣褶藕絲紋尺綫一自檀雕分

云彈窩石畔冷如冰消得春風數尺綫一自檀雕分

影去夜深只坐佛前燈阮庶常爾詢詩云新鏤香

檀舊夢頻碧綃留供佛前身由來仙骨原無二不信

雙毫寫玉人汪春坊影詩云寶篆依微繡佛前香

臺敬坐髻鬟偏夢魂縹緲知何處只在蓮花秋水邊

高徵士兆詩云百結雲鬟委相塵一函王骨瘞江

鄭驃騎勳

初子婦將至

徙居南西門墳園慮不容也益都夫子憐其窮強予

開閣而曼殊難之其後有假予意逼遣之者曼殊死

復活

曼殊回生記云曼殊以壬戌十月十一日死越

三日高郵葛先生治之復甦

云食貧二三載兩情如斯須何意南來者事變出不

虞舉家色慘悽丞相謂曼殊毛郎牛遲暮官貧徒區

區改圖便爾為作計莫太迂曼殊一無語淚落紅羅

襦又云始至相逼迫既乃復柳榆郎意久異同計

事一何愚曼殊大悲摧死乎我何辜郎今負義信慟

哭聲嗚嗚氣結腸欲斷死生須臾倉皇覓良醫強

起事踟躕藥餌徐徐下數日魂始蘇李中允詩云

踟躕別館咫尺明河懸脉脉但相望郎言遂浪傳

墓誌錄

八



謂當羽翼垂聽續鴛鴦絃聞言一悲憤氣絕如絲聯  
 已乃泣吞聲仰首呼蒼天續長恨歌云食貧三歲  
 恩情重恩情祇道長相共恒家郡主驀地來驚散鴛  
 鴦夜深夢深情無賴金門客愁煞廳風蕩魂魄倉卒  
 墳園貯阿嬌將使續車無處覓那料流光迅如電好  
 信不來飛語遍野花村落白楊郊安得仙郎日相見  
 合情一動倒玉山香杳冥去世間葛翁投藥雖扶  
 起那得桃花還結子畫圖試展舊時容玉貌花姿全  
 不是得孟州遠記云其初歸也則不以遲暮為非  
 匹而惟以得偶乎才子為幸其濱危也羣言紛構猶  
 矢若金石惟願得死于才子之手彭侍講孫適詩  
 云優鉢從來不染塵無端號作斷腸春憑誰地下三  
 潭指喚起迎文坐畔人張文學閣然詩云曾說南  
 園臥病時金槽猶撥祝家詞新聲不向豐臺度付與  
 啼鴛戀舊枝曹學士木詩云芍藥初開驟委泥豐  
 臺猶見草萋萋其心遠萃西施里苦戀官與忌妻  
 月拜文學卧續張夫人拜新月詞云拜新  
 劇嘗曰令吾小可者吾當為尼懺除之古今傷心人

慷慨以未嘆庶幾法王力遣此長恨端灼灼青蓮花  
 阿母夢所攀因之綺羅中受叅清靜禪續長恨歌  
 云從此香奩日日局長齋頂禮願難成既而謂子曰  
 絲兜虛約香塵滿伏枕空房小胆驚

向阿三病時三死京師予藉其園居邀君日來以為  
 幸今君將南行而予以病殘留尼寺中其能來乎泣

曰他日君歸者吾請以尼隨君行惟君置之既而病  
 發死曹諸學士下詩詞文賦不可勝紀又有作鼓子  
 詞同韻唱和成帙如雲間李穠李榛顧士元馬左西

嘉何源長魏里周珂同郡成肇璋達志金振甲馬會  
 碧虛仙史作益中花雜劇者皆彙載別集死時羸

甚及斂面有生色坐而衣骨節緩澤如平時任黃門  
 簾無力倚闌干怕見庭花易早殘偏初陳檢討孺人

怪瓦棺將掩處海棠猶作睡時看



死索予為墓銘而貽予以絹絹淺黃色為製裙而喜  
 囑曰假使貽絹有桃暈紅者當複製一裙越四年無  
 有貽者既斂乃賣金槽裁一裙納柳棺中續長恨歌云去路茫茫在何處矯首空濛隔烟霧金槽賣却剪紅裙大叫曼殊將不去高徵士詩云羅裙淺澹剪鵝黃一束纖腰白玉床長恨無人十洲外飛行為覓返魂香吳文學詩云減盡纖腰勝小蠻淡黃裙子帶圍寬可憐紅絹空裁剪不付金箱付玉棺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僧開又名姓稿

陶賓仲玉較郁雲理公較

墓誌銘

七

陳翰林孺人儲氏墓誌銘

孺人姓儲氏翰林院檢討陳君妻也齊國相臣基開  
 青士開元才子家住丹陽祖江西按察使著績南州  
 父太學生垂聲東序孺人生而姪姘性兼明慧刺朱  
 禱于帳裏弄粉絮于欄邊學書操管篆略作丹黃雜  
 技按楸紋便知橫直第名嬌女未字令人其母陳太



君爲陳君父姑君祖少保公卽孺人祖舅兩相歡愛  
願合葭葦阮甥兄表抽碧軫以徵情劉女姑兒用王  
臺爲聘物遂使羊鄧婚姻之好加之郝王中外之親  
八絲初著體倍見同功九蕙未分根依然竝蒂謂鴻  
妻之可託詠鳩配以奚慚獨是衿襦乍結新婦居儀  
珮悅將貽尊嫜寢疾君母湯太君病而孺人扶持之  
厨無蚩蜜猶堪三日爲羹盤裕棗修誰使七年求艾  
乃曰老親方患苦思食江魚敢言夫婿未分明心同  
幙雀伺燕帚之澣滌仰鳥爪以抑搔不意君過澄江  
太君遽逝桑枝未捋秋胡有遠道之行木李難投秦

掾少新婚之戀上黃世子不共游仙下軍大夫仍爲  
生容痛皐魚之哭母賴趙孝以歛姑于是君父贈君  
分田授室責孺人奉養蕭娘初得婿略辨酸甜左女  
在兒時早營盤榻擊殊鮮而傳食斥他肉于當餐酒  
漿汎濫不疑溢浦留賓宰割從容奚翅安東歸獵其  
奈家世仕宦不事生產作客窮歸門巷迷失孺人好  
慰之使毋廢歌詠百尺樓陳氏劇厭求田三十歲王  
郎安知問米但驅饑于彭澤恍失路于天台柴門月  
色不辨誰家荻港烟生全迷舊徑錦文當戶織自下  
機來翠欄出簾迎剛逢帶解庭能漂麥直須把卷房



中爨有樵蕪何必行歌市上孺人每顧視嫁時衣飾  
 典賣不鄰嘗燈下出金簪一釵及羊脂小玉合子是  
 八九歲弄物估估相示三英玉合子宛若凝脂七寶  
 鈿頭釵非關曜首簪垂黃粟少年興炊鑿之嬉帕裏  
 青梅數歲作繞床之弄每嘆長門之未草因之補屋  
 以牽蘿招靈迴短髻誰從井底收來私語記長生那  
 許波斯買去當春末夏初窓前黃杏樹為君從祖殿  
 元君手植子熟將脫夜半謳吟時聽觸地一聲孺人  
 輒令婢啟扉拾以啖君金門未入有誰從西母偷桃  
 銀扇嘗關無復向東家撲棗惟此房陵三色李和嬌

栽成似茲廊下九英梅元稹種在喜均亭之既熟儼  
 巴旦之能甘味逾蠻奈生垂嘉慶坊邊響似霜桃聽  
 落華林園裏雖酪需寒食未足克饑而果出天漿儘  
 堪解渴乃君應制科置身翰苑每欲迎孺人到京一  
 語昔昔而舟車蹉跎竟至奄忽門來羔雁徒致府侯  
 勸赴之詞身入承明原無僚壻相欺之意黃鵠已摩  
 天未銜雌去青嬰方出浦難見珠圓贈紅衣于駢蒂  
 荷間寄尺素在一流泉裏塞垣別鶴未貽徐氏瑤琴  
 禁樹棲鸞空詠義安錦帳游宦度年時悵關河之阻  
 隔思君如日月託晝夜以還生東瀛將涸可知床半



封塵北地常寒不用庭中取冷遂于康熙十九年十  
 二月六日終于陽羨私第越某月日葬于某阡祝英  
 臺畔宜多佳婦之墳玉女潭邊卽是其人之墓文禴  
 應人錫賚姑掩泉門華表待歸來相從地下嗚呼哀  
 哉乃爲銘曰  
 粵稽肇族厥惟營丘諫議持節名賢是求由漢迄唐  
 世嬪彤騶開元詩體高超眇儔惟是孺人門閥蔚蒼  
 瓠父陳思韞從阿大秀稱顧婦親卽鮑妹鬱金成床  
 迷迭結帶盤載纂組案據茶菽縑書覆紅螺字刷綠  
 以其餘技時展玉局坐而談之有如姑媳乃持門戶

能欽尊嫜但容傅姆不杖小郎夜蚌作燭春蠶着  
 亦旣辛苦名爲糟糠有時灑室人歸自遠山畔賣珠  
 市中鬻盤肉杏可食如棗纂纂牛衣雖單馬齒未晚  
 何晤獻賦旋登皇闈買臣無婦相如有妻只嫌願願  
 金門苦饑是以迎子徒勞驅馳河行亡梁陸驟匪輛  
 甫塢三塗遠隔重壤寒北花飛江南草長子荆有荷  
 亦復增伉金蝶閉壠銅棺掩墳離山埋日長蕩飄雲  
 碣藉龜守泉從蟻分睠言誌之以紹來聞

舊評曰庚子山有數之文必如是  
 方能洗盡初唐以來四大習氣

王給事孺人張氏墓誌銘



孺人張氏西安人其父與由大同來遷生孺人卽以官柳州城守都司攜孺人柳州有年逮歸道荆南會邵陽令給事王君知潛江有聲而亡其雌荆南道使君知孺人賢謂兩家同鄉請合好爲婚姻孺人遂歸君時官居無廟見禮然猶奠菜扱地問尊章起居乃以不逮事老姑臨扱垂涕漢人稱賢焉旣而君應取赴京

天子嘉之命給事門下隨以丁外艱西歸且承重先王母與孺人共執三年喪有年先是孺人夢姑來窆帷坐陽陽名孺人飲食而慰勞之言語于于醒而舉

似君君大驚曰此真吾母容也至是孺人甫有身復夢姑來喜且感不語時孺人已病咨嗟曰姑之喜以此身也其感者豈以吾病有難言者耶旣而產一子越七日孺人死死之日孺人所手藝秋花參差雜列于盆盎間者繞帷幔几榻扞扞然一夕死時康熙十九年九月一十三日嗚呼孺人生二十二年而歸君一年還邵陽越二年而相繼服三年喪四年而生子以死死二年君始再赴京補給事門下乃始葬孺人而命予以銘銘曰維時孺人少稟婉變天連張姓地卽秦產字秀于閨



以範著壺雜弄文史并力組緝箱貯玉尺裙繫金翦  
 雪桃洗膚雲葉作鬢有時敕厨用饋洗腆脩陳績筐  
 羹滄黛椀乃隨父宦日至柳池翡翠設屋鬱金裁帷  
 傍神女山去司戶祠秋採蕉實春銜荔枝雙角舊井  
 誰投珠璣五嶺荒服難以匹配用是有美獨居愆期  
 詎謂鬱林載石歸來芙蓉之館瀟湘之臺乃停兩槩  
 爰憇三澨所謂伊人在潛江水種花自娛揮絃而治  
 黃鵠夜飛文雉朝逝用藉鳩媒申以烏綵江妃有亭  
 既名解珮君侯之堂可以燕喜顯董于湘採蘭于澧  
 何有何無以續以似如何冀州奏課稱神河陽縣令

已為黃門青蒲未伏聖室以存解弘託疾杜選辭還  
 羅襪負土著釵枕薪獨念姑嫜與魂相親菹豆未獻  
 脯膾攸陳誰思笑語難求生平孝思所感寤寐以宣  
 且慰且勞或感或忻舉貌審象如說築焉何悟呱呱  
 癸甲辛壬龔山化石鉤弋喪身從來良婦本亦可悼  
 奉倩神傷安仁詞妙况孺人者既順且孝長繫人懷  
 不止婦貌併墜豈挈釵折鮮耀埋玉塵坌置鑑漆容  
 是以時易屢改燧燎擊缶無韻彈瑟有調尚繁哀情  
 如在初弔豈惟伉儷增重寡姚亦粵壺德歷久彌劬  
 最可憫者秉性明滌屏斥繁煒房布清格光垂九枝



芬。葵。五。木。瓢。核。茗。藥。雜。列。盤。橘。尤。愛。藝。花。作。千。種。色。  
紅。羅。造。亭。青。油。立。壁。猊。采。駝。褐。鱗。接。插。塢。戎。王。異。名。  
淨。友。殊。殖。不。翅。旖。旎。號。十。二。客。以。故。盤。盞。衆。列。紛。藉。  
欄。忌。風。漂。繖。慮。日。炙。當。其。花。時。紅。紫。黃。白。但。有。開。落。  
而。無。斷。續。雖。極。秋。末。霜。降。土。垆。猶。然。鞞。鞞。蓼。蕙。蘭。菊。  
一。旦。枯。萎。如。彼。殞。殞。草。木。有。靈。且。爲。之。惜。天。長。地。久。  
此。恨。何。極。孫。子。荆。文。所。爲。嘆。息。

故明特授游擊將軍道州守備列女沈氏雲

英墓誌銘

夫驍。駟。壯。必。殊。其。馴。健。翡。翠。文。質。而。被。以。雄。雌。故。

禮。兵。不。同。命。諒。無。竝。官。揆。奮。無。共。功。何。有。兼。設。况。坤。  
輿。載。物。不。麗。日。星。陰。教。分。儀。判。如。水。火。其。能。絕。金。鉸。  
之。鍼。管。用。貯。豐。狐。脫。貝。琢。之。裙。刀。以。跨。銅。爵。此。高。才。  
之。嬪。也。若。宮。中。女。隊。從。親。報。國。軍。前。娘子。爲。夫。闔。幕。  
又。至。德。之。發。也。有。明。列。女。蕭。山。長。巷。里。沈。將。軍。雲。英。  
生。于。華。閩。長。厥。名。閨。弱。體。備。足。以。勝。衣。薄。力。較。難。于。  
舉。曰。然。而。女。紅。則。蜘蛛。孫。其。巧。貌。素。而。芙蓉。失。其。色。  
其。父。昭。武。將。軍。諱。至。緒。辛。未。武。中。式。進。士。初。仕。湖。廣。  
遂。守。道。州。崇。禎。之。末。流。寇。東。訶。朝。衝。夏。口。暮。逼。營。陽。  
陳。其。孽。妖。劇。剝。千。里。君。至。緒。誓。師。厲。衆。刑。馬。于。塘。陷。



勅摧堅磔鼠在道而天步少窘王略中沮州伯望風而旗靡府軍彎月而矢盡君再射裨將捐其大黃將殄渠魁縣諸小白而馬驚外埒身殞中野元戎已殉千夫將亂于是列女束髮用冑覆羅以韜刷金箱而斬秣漑黛枕以傳餐朱旗拭淚盡作臙脂素鉞矢心勿縣巾幘乃率十餘騎奮呼突隍直趨賊壘連斬卅寇頓驚五校奪父骸于車上拔賊幟于帳中裙披馬腹迥似桃花齒嚙箭頭碎爲菰葉歸而啟營示以再戰寇避其威立徙鄰郡湖撫王君聚奎以其事聞遽邀寵命故湖廣道州守備沈至緒力守營陽臨陣却

敵斬殺過當佻身授命生爲長城死作國殤其贈至緒昭武將軍賜祠麻灘驛春秋祀之有女雲英閨房之秀奮其弱臂以呼殘衆求屍殺寇不用城頽誓命哭父如浮江出大復讎以報親肆弭亂以衛國殲敵全軍保疆恢境其授雲英游擊將軍仍代其父湖廣道州守備領其軍當時睢陽之死可以遏寇龐氏之車又足報怨延降異數國有同德爾乃踰城苟灌小女救父抽刀謝蘊爲夫殺賊自逾壽陽孟妃之能竟搜內史陸妻之苦會其夫賈萬策四川人故閣部督師標大勦營都司鎮守荊州南門賊陷荊州賈亦



遇害因哭辭詔命領軍侯代雖身統士卒亦逮三月  
 然而我師早敗不免司徒有夫繼傷誰呼督護不喜  
 貔貅萬隊受君新策惟願明馳千里還兒故鄉乃乞  
 卸巾鞬始扶櫬櫛含厥丹旆張茲白旒因葬親于原  
 阡旋匿形于漆室而饑無朝爨採著為難寒鮮時衣  
 賣珠不足于是備書族里筆落簪花課塾閭門書垂  
 帶草摹李衛之妙楷進黽君而授經既缺班氏青藜  
 之假終鮮韋母絳幔之設乃以赤祀壯月小疾長畢  
 年三十八葬于龕山昔者忠孝義烈定為綴詞中外  
 武文亦需揚誨將軍于父為孝于國為忠于夫為節

于身為貞此為女德又擅婦訓文能傳經武足勘亂  
 而猶不得援故典託微文導淑施于既往揚清芬于  
 後來匪惟舊史之缺遺抑亦學人之寡陋也西河毛  
 甡有友沈兆陽名士也為將軍族人曾從將軍受春  
 秋胡氏傳以為術也將軍從弟婦甡姪也乃屬予為  
 誄并句作誌而系之以銘其文曰

猗歟將軍世顯名材九葉冠綏工居牙臺顯考乘縵  
 為翹關魁拔于樞曹智計以開少閑豹韜生實龍媒  
 詣闕請纓和門授裁婪婪饑寇時為盜階初折其桿  
 冀梗于野繼抽櫛櫛思以擣舍若火薰穴翻壺之瀉



不。思。撲。滅。乃。半。天。下。由。陝。及。湖。延。蔓。雍。豫。誰。鎮。江。漢。  
 可。無。南。顧。懿。爾。顯。考。雄。略。有。素。羣。推。出。守。營。陽。之。路。  
 維。茲。營。陽。為。楚。南。服。陶。侃。屏。蕃。周。郎。都。督。結。艾。為。門。  
 伐。材。作。輻。外。整。牙。關。內。安。部。曲。不。悟。寇。來。如。蟻。如。蝟。  
 嗜。血。盈。囊。春。肝。溢。確。公。乃。奮。武。襲。其。不。備。殺。伐。衆。醜。  
 漸。殪。厥。帥。醜。衆。他。顧。擬。于。此。棄。次。日。戴。胄。當。門。而。出。  
 維。茲。志。士。激。于。攻。殺。吳。戈。倒。揮。秦。弓。逆。折。左。驂。受。蹶。  
 右。馬。被。刺。高。天。滄。茫。平。原。超。忽。身。委。泥。沙。首。受。箭。栝。  
 維。茲。將。軍。實。維。嬌。女。意。情。比。雲。眉。淡。如。雨。好。弄。書。翰。  
 間。習。纂。組。何。謂。有。美。亦。諄。觀。武。如。彼。荆。珍。既。柔。且。栗。

如。彼。湘。草。有。靡。其。苗。乃。砥。其。矢。乃。莠。其。馬。束。髮。誓。師。  
 哭。于。戲。下。左。垂。燕。簪。右。把。蛇。戟。介。服。帥。帥。哭。于。門。側。  
 選。騎。勿。多。利。在。赴。敵。以。此。一。二。抵。彼。千。百。突。如。奔。流。  
 矯。義。飛。翮。賊。方。飲。樂。中。賊。之。隙。春。虹。走。馬。秋。雨。垂。繭。  
 斫。旃。川。刀。裹。屍。以。革。賊。佔。女。鋒。人。駭。兵。色。攻。殺。爭。先。  
 三。十。餘。馘。闢。營。旋。旅。衆。皆。感。激。昔。也。觀。公。今。也。觀。女。  
 灼。灼。紅。顏。為。千。人。主。賊。始。驚。顧。旋。乃。猶。豫。莫。測。所。由。  
 秦。之。而。去。自。茲。營。陽。藉。女。少。休。何。謂。夫。子。復。喪。荆。州。  
 伏。夫。死。國。亦。又。何。求。擐。甲。羅。氏。無。兒。可。留。上。書。陸。婦。  
 難。殲。夫。離。捋。其。指。筓。以。解。臂。韉。燕。喜。還。越。狐。死。首。丘。



元此鬼雄曜靈河洲為厲殺賊方神且道雖明天子  
 降以殊恩既榮死亡亦賚生存自昔閩中鮮牙其門  
 維茲嬌女乃稱將軍死不敢受歸諸丘樊方賊小蠢  
 範焉窮梟以沸以揚國為之搖拖紳戴弁經營滿朝  
 誰能摩厲有如此嬌貧拾蓬笛寒披女蘿經傳狩麟  
 書成換鵝交交黃鳥亦集于柯人苟可贖遑知其他

舊評曰雄文麗詞有則有法抒  
 潘陸之雄才壇曹王之妙緒







